

黑鸟行动

□俞赞江

大清早,我便被鸟儿的聒噪声惊醒,于是睡眼惺忪地走到阳台,推开纱窗。只见五六只黑鸟扑棱着翅膀,在空中来来回回穿梭着,一会儿从对面屋顶急速飞落到院子里的桂花树上,一会儿又从桂花树梢慌乱地蹦到对面屋顶。它们连续不断地盘旋鸣叫,那声音和姿态跟平日里截然不同,我觉得有点不对劲,好像发生了什​​么大事。从它们拖长的声调和游移不定的眼神来判断,似乎蕴含着惊恐、焦灼和无奈,可能还有怨怼、责怪、安慰……可惜,没有人能听懂黑鸟们的语言,左邻右舍们也不当一回事,对它们的声声叫唤无动于衷,都以为是鸟儿们偶然的日常举动。

我使劲挥动双手,试图赶走它们,但它们根本不予理睬,依然在院子上空来回飞舞。我猜测它们是一大家子,由母亲挂帅,领着一群刚刚在春天里孵化出来,已经羽毛渐丰、日趋长大的儿女们在飞翔。黑鸟家族在我们小区栖息的鸟类中算是常客,基本上能与居民和谐相处,尽管在遍地都是钢筋水泥建筑的小区里,它们已无法寻觅到从前的屋檐来筑巢安家,附近又没有葱郁的山林和高大的树冠,以致于它们的巢穴安在何处始终是个谜,但它们就在这人间烟火的夹缝里快乐地生存并繁衍着。它们平日里的啁啾声听起来温文尔雅,而这个早晨,它们却扯破了嗓子喊叫,好像一大堆干燥的竹子被撕裂时发出的刺耳的声音,让人感到粗鄙而丑陋。

我越发憎厌起黑鸟们的怪异行动,打算用什么办法惩戒它们,以改变目前糟糕的状况。我下楼来到院子,没有找见长竹竿,就随手抓起一把竹扫帚,对着空中使劲舞动。它们对我的反应更强烈了,叫声比先前更响亮更密集,飞翔的动作也更仓猝。

无意中,我低头瞥见杜鹃花丛下面,有一团黑色的东西在微微抖动,定睛一看,是一只黑鸟。天哪,它为何降落到我们院子里,看见我,一点不恐慌逃逸,神态很淡定。我再抬头,恍然大悟,原来这空中的黑鸟们喧嘩了整个早晨,就是围绕地上的这只孤鸟!它怎么了?受伤了,还是患病了?总之飞不起来后,黑鸟的家族成员们想集体营救它,应该遭遇了一次次的失败。然后大家七嘴八舌想着各种法子,鼓励它起飞、起飞、起飞……可它依然是飞不起来,飞不起来!接着,心理脆弱的几只开始号啕大哭,随后遭到了另外几只的厉声呵斥。突然,院子里出现了我威严的人影,众鸟们吓得异口同声叫唤:快躲起来,快躲起来!我的脑子里快速演绎着刚才我们院子上空的这一连串剧情。

我用木棒拨拉了一下眼前的黑鸟,它不紧不慢地跳开了,躲到另一边的栀子花丛里。过会儿,它又钻出来,盲目地跳到空地里,蜷缩起毛茸茸的身子。这时候,头顶上的那帮家伙闹得更厉害了,有一只几乎要飞落下来抢夺它们的骨肉同胞,但毕竟力量相比太悬殊,它们压根没有胆量。

我不敢用手去抓它,转身拿了把铁钳子,想把它夹住后,再扔向空中。第一次扑了空,它迅速躲开了。第二次夹住了,想凑近它看看身上是否有伤,可是空中的喊叫又突然掀起了一个高潮,它们在向我强烈抗议——不准触碰它的身体,不准触碰它的身体!我只好放下黑鸟,等待它们平息怒气后,再采取行动。片刻后,我重新夹住它,打开大门,穿过弄堂,跑向外边的道路……头顶上的家伙们一路跟踪我监视我,一路叽叽喳喳叫嚷着。

在道路边,我把夹住的黑鸟用力抛向空中,希望它能借助我的力量向上飞起。那鸟儿在有限的高度划了道清晰的弧线后,便沉重地飘落落到地面。它的翅膀几乎没有飞翔的力量,它的眼神也显得黯淡和绝望。我感到很无奈,看看地面,又望望空中,它的家族成员们依旧在我头顶奔走呼号,始终不离不弃。我不甘心,想用同样方法,对它作最后一次努力,便低头去捕捉它。但这一次它敏捷地跳开了,眨眼钻入低矮的行道树丛里,这下很难找得着了。我连忙转身回家,那些黑鸟没有跟过来找我算账,我有点如释重负。看来他们的注意力全在行道树丛里边了,就让他们凭集体的力量去拯救同伴吧。

落单的黑鸟结局咋样,我不得而知。反正后来就再没听到黑鸟们的吵闹声了,也许距离太远听不见了;也许那黑鸟到外面后反而安全了,其他黑鸟不必惊慌失措了,于是变得鸦雀无声。至于黑鸟是死是活,无非两种选择,要么在家族成员们的精心呵护下,它伤愈重新起飞;要么在家族成员们的倾情陪伴下,它病重魂归西天。

翌日清晨,我照例看到黑鸟们在电线杆上蹦来跳去,并悠然地梳理着黑亮的羽毛,一片温馨祥和的氛围,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。是鸟类们对过往的事太健忘,还是它们的内心太强大?这幕后的故事只有它们才一清二楚。

夜遇流浪的橘猫

□存知

八点多,我从面馆里走出来,嘴里一阵不爽。这次晚饭给的一个教训是,千万别在拉面店里吃面以外的东西。我直接打消了回家的念头,准备趁着夜色到河边散散步,顺便让刚受了委屈的肚子也消化消化。

我走到了附近的一条河边,沿河有一条健身步道,已经是晚上九点了,没什么人,偶尔几辆电瓶车从身旁飞驰而过。微风习习,全然忘记了晚饭的不愉快。走着走着,我被路边的一只黑影吓了一跳,用手机一照,瞬间打消了顾虑。若是一只癞蛤蟆,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走开去,但那是一只光滑乌青的青蛙。我朝它伸出手去,它跳着四处逃窜,我在后面紧追不舍,也用手扑空了好几下,直到它跳进灌木丛中,我才直起腰来继续往前走。其实,我抓到它也不会拿它怎样。小时候,不出三下,我必定能用手罩住那只青蛙。

我停步在河岸边,水面漆黑,隐隐约约倒映着对岸的灯火。一转眼,一只猫样的昏暗的影子立在远处使我惊喜,那确是一只猫。我轻声呼唤着,它动了动身子似乎有了回应,甚至朝我走近了几步,我便蹲下,继续呼唤着并朝它招了招手,它果真跑着到了我的跟前。它又瘦又干净,毛发在手机灯光的照耀下像一盏长条形的柔软的橘灯。它先是用头蹭着岸边栏杆垂下的绳索,就好像在寻找着一只手来抚摸自己的脑袋,我大胆地把手伸向它的脑袋,它也向我靠拢,用近似三角形的脑袋往我的手中寻求安慰。

这是一只温顺的猫。我起初以为这是谁家贪玩溜出来的猫,和它相处了一会儿,我也竟看不出它有饿的意思,还以为是猫的年纪小,所以长得瘦。直到我原路折返时,才发现那只橘猫还在原地,并且正趴在垃圾桶边翻找吃食。我心里一惊,走到它的跟前用手点了点它的脑袋,说要给它去买点吃的,让它等我的话。此时已经是夜里十点,走出步道,穿越绿树草坪,我走上了城市的马路。走了一会儿,终于发现一家商店,买了几根火腿肠就赶紧往橘猫那里赶。幸好,它还在。用了不到两分钟的时间,它就吃完了所有的食物,它真是饿坏了。它也真是的,只是一个劲地往人身上蹭,往人手里钻,一声不吭地,哪怕叫上几句我也能理解它的饥饿。因为一顿饭,极少散步的我去了河边散步,在这个平凡的夜晚偶遇了一只无家可归的橘猫。想必晚上它就睡在岸边的长亭中,饿了就在垃圾桶里翻找吃食。我和它又说了几句,以后还来看看它。还好还好,它今晚可以睡个饱饱的觉了。

总第7225期 配图 李海波 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

